

全唐文

卷六百十五之六百十七

李逢吉	李應	庾承宣	薛長孺
孤獨申叔	王播	杜奕	張彙
張濛	孟簡	崔元亮	夏方慶
段文昌	裴均	邱絳	柳道倫

竹居攷虞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十五目錄

薛長孺

唐故鴻臚少卿張敬詵墓誌銘

張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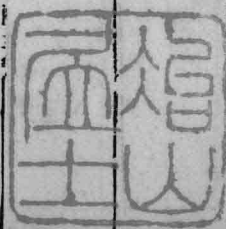
千秋鏡賦

夏方慶

天晴景星見賦

風過簫賦

柳道倫



進善旌賦

庾承宣

朱絲繩賦

無垢淨光塔銘

并序

唐前義成軍節度鄭滑等州觀察使檢校吏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李公二州慰思述

魏博節度使田布碑

杜奕

芭蕉偈

崔元亮

對毀方瓦合判

邱絳

常山郡王田緒神道碑

李應

對爲其師掃判

對四品女樂判

王播

請禁帶兵器牧放奏

定館驛就廳先後奏

請放還配流人矣

分別配流人罪奏

請令程异出巡江淮奏

請換貯東渭橋米石奏

聖諭

聖諭

聖諭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十五

薛長孺

長孺河東人貞元中鄉貢進士

唐故鴻臚少卿張敬詵墓誌銘

張氏之先運籌博物風靡萬民公其裔焉公諱敬詵馮翊同川人也皇朝左金吾衛大將軍太常卿元長府君之孫皇朝中散大夫撫州長史崇讓府君之次子公禮度清曠育德含章蘊晏樂佐理之謀猷懷吳周匡弼之骨梗弓裘不墜文武攸稱清貫克序加朝請大夫以博雅周才授鴻

臚少卿以公忠推德錫金章紫綬東都副留守河南尹裴公謂命公爲押衙奉上以忠貞撫下以信義休聲遐著寮友欽之方申呂父之榮遽染劉貞之疾以貞元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洛陽縣永泰里之私第春秋六十八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窆於灋澗之陽邙山之新塋禮也允子三人曰叔重叔威叔齊皆年始能言昂逸足疑有女五人長女從緇隸寧刹寺次女歸杜氏三女歸王氏兩女尚幼夫人樊氏淑順傳芳霜明勁節移天墜翼同穴後時哭不絕聲撫孤增慟永懷陵谷爰託松銘其詞云



神理茫茫兮倏明忽幽人  
世營營兮生勞死休更相泣送  
兮萬古千秋隴樹白楊兮悲風颼颼

張彙

彙貞元十年進士

千秋鏡賦

以鵲飛如向月龍蟠似映池爲韻

伊惟仲秋日在端午我皇帝出震蘭殿誕膺紫微祥光夜  
合佳氣晨飛聖人作而萬物覩固先天而天不違是以禮  
容之盛六葉交映或體天以設軌或因時而布令乃啟新  
節獻金鏡形於四海加於百姓虛以受物則萬象必涵金

以平心而九流惟正當其時也天宮戚里公侯卿士各薦  
其明用伸知己雖大小而殊致必規圓而相似且夫考工  
垂典匠人有作或鑄或鎔是磨是削刻以爲龍鏤以成鵲  
初臨玉展透鸞影而將飛未對金墀拂菱花而不著徒觀  
其用之則滿舍之則虛固無私於物類非取鑒以焉如爾  
其提握見重光芒未歇若清潭之無比類瑤池之有月如  
以題古字隱盤龍無藏菲薄無漏纖濃映空而天地且霽  
照遠而山河更重豈獨淋漓玳瑁之牀澄澈芙蓉之帳熒  
熒綺疏之下皎皎青樓之上有美人兮無良媒飾蛾眉而

相向者也所以吾君欽崇萬化錫賚百官其表不枉其形  
必端詩所謂我心匪鑿豈不戒於遊盤別有照象無疲舍  
光未知方有期於見膽竊自比於臨池儻先容之可致庶  
斯焉而取斯

夏方慶

方慶貞元中進士

天晴景星見賦

以有道之邦德  
星昭見為韻

煥彼景星麗於蒼昊其隱也陰魄晦而氛霧作其見也夜  
景明而欖槍掃敷大信以何言抑殊祥而是考祥所以叶

天經符帝道既表應而無欺亦照臨而不私祚聖而德斯  
至矣懸象而人皆仰之向晦且殊於中見在天寧比乎明  
夷垂至精而契至理宏蕩蕩而播巍巍不然出房孰稱乎  
舜德居翼何貴乎堯時今我皇齊七政以作則奉三無以  
御極上天降祥景星昭德固云其道不遠孰謂其神不測  
晦明始見助皇化之惟明動息靡常類乾健而不息應陽  
精乃三其數彰土德乃黃其色既不孤而有鄰信元吉而  
柔克時也雲斂遙素天澄遠青纖塵不起微露斯零掩映  
孤月乘陵眾星回燭北辰似將朝乎帝座傍窺南極疑欲

覲乎天庭激高風以熠熠耿斜漢之熒熒青赤以辨其方  
合散以通其變連二氣而初吐混三光而乍見否泰之運  
式孚天地之心可見景星之瑞也曷與爲雙俾具瞻於萬  
邦景星之德也配乎悠久粲熒煌於九有於以贊高明於  
以示休咎察無聲之載非我何知彰有道之邦非我何守  
不私其用胡繼明於月晦之時克保其謙故騰輝於日入  
之後是時天鑒匪遙德聲孔昭煥赫緜古光揚聖朝豈徒  
並連珠而邁同色流碧落而耀青霄

風過簫賦

以無爲斯化有  
感潛應爲韻

風之過兮一氣之作簫之應也眾音以殊雖高下以異響  
終合散而同塗體宮商而自得均清濁以相須動必造適  
用當其無冥然理順昭與道俱以由一人之化爲而不有  
萬物之心以虛爲受帝於何力各自遂其生成天且不言  
乃能恆於悠久觀夫指大塊之噫氣裁眾管而聲隨始颺  
颺兮清越終杳杳以逶迤遠而聆之初疑白虎方嘯迫而  
察也旋驚丹鳳來儀知化本之有朕見天籟之在斯道固  
無名物罔不感彼命宮而商應信陽舒而陰慘雲何事而  
從龍水何情而習坎故達人作用而虛其清心大道不疵

乃滌其元覽之風也扇其輕重之簫也應以洪纖彼若疾  
而颺我則以號以噉彼若和而靜我則若沈若潛曷異夫  
暴心感而麤以萬敬心感而直以廉爾其斷續清空蕭寥  
永夜歷虛無而輕颺自遠拂松竹而幽韻相借微聞闕下  
伴金奏之發天庭迴徹雲中疑笙歌之隨羽駕莊生託之  
以齊物子綦由是而觀化化之至矣茲焉可知風乃不私  
其用簫亦自得其宜元元立言事無事我后垂拱爲無爲  
君子曰風簫也罔有爭而善勝契不言而自應是將觀彼  
以成化豈獨因之而比興

柳道倫

道倫貞元中進士

進善旌賦

以設之通衢俾人進善為寵

帝堯有君人之大德恢理國之令圖將啟納善之懷於四方之士乃立進善之旌於五達之衢所以訪政化之本招賢俊之徒告善員來故進而無妄聞善必納信言而有孚類諫鼓所陳同謗木之設彼思聞過而遷善此俾明善而就列善既陳而一人有慶旌既立而萬姓咸悅寧同旗旒之翩翩奚貴于旄之子子九達之上大達之中直影而晴



分瑞日孤懸而晝引祥風置之則上德下布就之則下情  
上通既至者固當授之以祿將來者不假招之以弓初孰  
爲此自陶唐氏制乃有常張而不弛巖然而孤標獨立迥  
爾而中立無倚示華夏則綏之斯來化要荒而罔不率俾  
厥旌旣陳盛德日新使樂善之儔得因旌以進知建旌之  
意固惟善是親可以光被區宇統和天人比垂衣於百代  
異舞干於七旬繇是廣達四聰必徵片善咸望雲而就日  
若風行而草偃求其善理知百察之師師采其善言得王  
臣之蹇蹇今大君聰明文思庶政無遺善以求人固以達

於政矣旌可進善亦在推而廣之士有敦詩書懷忠信學  
頗師於鄒魯君幸逢於堯舜比潛鱗而待躍同弱羽之思  
振欣逢進善之時庶以善言而進

庾承宣

承宣貞元八年進士大和中官檢校吏部尚書天平軍節  
度使

朱絲繩賦

絲之爲體兮柔以順德絲之爲用兮施之則直從其性而  
不改成其音而罔忒故君子體直以爲象履中而立身豈

委曲而取媚將勁挺而維新既端懿以難匹想高張而莫  
倫初未爲絃兮信任其舒卷既比夫矢也諒難乎屈伸寧  
懼不合於衆而改操不同其類而易真雖立質以假物立  
音而因人敦夫愴氏之功辨夫園客之養非繞指以可悅  
將如絲而是仰志士以是而興歎詩人因此而取象清廟  
之瑟非我而莫聞空桑之琴非我而奚響惟直是與惟端  
是求惡靡然以從俗恥紛若以隨流天心保貞側媚見而  
用侮神道助正謬諤鑒而無憂信乎去邪以受福孰不履  
正而身修間其色兮未嘉素其質兮孰美信挺挺而直繩

是若固奕奕而渥丹無比欲眾之好我染之而匪他知代  
之惡邪直之而有以非矯其俗將遷其時寧三思而有贊  
諒一向而無疑道在斯而爲得文舍此而何之古所以嗟  
是非而莫分怨邪正之難考多將任情而媚俗鮮能率性  
而行道何不鑒朱繩而獨異與羣類而且殊其美雖偶其  
道則孤儻斯言而是當又可得而已乎

無垢淨光塔銘

并序

昔如來以善惡無所勸爲之說因果修因果者無所從爲  
之存像教像教設而功德爰立因果著而報應彰明至於

聚沙亦獲多福矧字闕二縱廣之高大其功德曷可思量哉

惟唐貞元己卯歲孟夏四月旬有九日聖君降誕之辰也

煌煌乎溥天之大慶率土之盛事窮祥絕瑞略而不談人

神幽贊品類歡樂字闕一自京邑達於海隅各獻珍寶以賀

昌運先是觀察使柳公監軍字闕一魚公相與言曰聞夫西

方之聖者字闕一崇福之本至仁之教故報君莫大於崇福

崇福莫大於樹善樹善莫大於佛教教之本其在浮圖字闕三

字今皇帝道邁往初澤漸無垠天下之人登壽域樂太平

者二十有一年於茲矣含氣之類尚猶知感矧臣子之心

當於茲辰焉於是會釋徒謀建置作為浮圖以塔名之夫

塔者上闕一諸天下鎮三界影之所蔭如日月之照破昏

為明鈴之所響如金石之奏聞聲生善如是諸福盡歸闕

字謀之既臧相顧踊躍願力闕一果事無不諧齋心至誠

三卜皆吉相地面勢依山憑高標勝槩於南方跨上游於

福地食王祿者樂於檀施荷帝力者悅而獻工役無告勞

功用斯畢皇帝嘉焉御札題額錫名貞元無垢淨光之塔

屹然峻然高立雲外露盤而星象可接金榜而鸞鳳交馳

從何處生如踊諸地侔金剛而難壞與劫石而齊堅取舍

利以置其中字闕二以表其外俾夫觀覽者名號斯識瞻禮

者利益居多異夫經營之初墾鑿之始周其基址下現盤

石五色字闕六意將靈祇先有所待盤石之上又生異表瑩

澈冰淨淋漓玉顏如物之牙粲然攢植訊諸博識得未曾

有非字闕一孝之感動神祇之協贊則何以有斯靈異乎况

河東公以仁德鎮撫海隅底安魚公以忠字闕五輯睦二臣

協心一方康寧建彼崇塔赫然丕績上以資大君無疆之

福下以遂眾生字闕九亦至矣盍刊諸貞石以示於將來小

子備從事之末奉銘敘之命豈知竺乾之道空為字闕二之

闕三  
字

瞻彼靈塔巍巍崇崇疑自地踊若將天通作鎮海隅高標  
閩中影護下界形儀太空金盤闕十贊茲盛功侯其建之  
臣子之忠闕二福之聖壽無窮

唐前義成軍節度鄭滑等州觀察使檢校吏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李公二州慰思述

彼思者誰思李公也所慰者何慰邦人也曷以思之政成  
而惠及也曷以慰之刻石而播美也侯其能紀其所以慰  
今節度使淮陽郡公袁公尚賢嘉善之旨也於戲郡國者



土地人民之謂也藩鎮者軍旅鈇鉞之謂也皇家綜覈名實襟束體要上有成則下無分權於是慶位寵命極其數殺生刑賞專其柄政理教化仰其成任之莫大也事之莫重也唯其聰明可以盡聽覽唯其材智可以適利害唯其忠誠可以竭肺肝然後能聳動乎羣倫師範乎四方作帝坦翰爲人膏澤厯選授命非全器備用則不稱茲職焉德宗臨御旣久鍛鍊惟精鑒洞羣下舉無遁情以四方之少事專將帥於賢良得禮樂詩書之精英盡典法政化之根本居則物受其福底於康寧去則人慕其德形於謠詠古

之作者又何加焉貞元歲公自給事中累月除尚書右丞  
上方倚以爲輔而羣望僉屬會東軍闕帥時許蔡不靖撫  
安鎮定之寄咸又與能用賢先於急病簡兵符於注意是  
使澤潤之功未及於天下又安之理獨賚於一方麾幢旣  
行寵冠羣后茲鎮之地據當要害風俗之舊號爲堅強兵  
甲精而氣勝疆土沃而人逸界大藩之雄盛邇王畿之德  
澤善否之政難於厥初矧自賈相國之寬厚居外略其法  
度李僕射以制作求理未及惠化姚以靜而潛用盧以促  
而不暇軍雖和未及於整人雖安未遂其泰官雖備未盡

其理法雖張未一其門遂使強力暴氣時黷武經黠胥豪  
家時漁細民署職祿士時或倖致斷刑察獄時或情及公  
乃明示畫立程軌利銜筴以謹其不度峻隄防以遏其淫  
心開通耳目改易視聽先之以端莊肅怠惰齊之以精爽  
攻矯誣清明燭於無間機權制於有昧十萬之室不可以  
戶曉三軍之衆不可以心期正身行令罕不率俾按典籍  
無冗員以敗法閱部伍無寵私以居職入閭井有敬讓禮  
節以厚俗行田野無汙萊蕪穢之不理儲倉庫本乎節用  
水旱因得而備也從人欲本乎省事教化因得而興也苟

理道之可究志意之可留小無不勤大無不備一貫其道  
七年有初公積孝友發爲聰明本學術施於政事儼容而  
居公可畏莊色而非義不干手衡目鏡毫釐無隱竹操松  
心風霜彊勁春秋稱子產以寬猛相濟爲善理晉史美元  
凱以文武盡在爲全材古今異時賢哲同道今皇帝纂大  
統之二歲元和紀號方將郊上元謁清廟乃詢大政於二  
三元老俾第郡國之聲績懿重望以居內副祀之任歷永  
歲時詔書遂東有待而起及黃霸赴召韓侯入覲營舍空  
其將校府署盡其官吏巷無有居室無有處或擁塞遮邊

或饌酒饋餼咸曰獸草魚水夫何所依寒裘飢食復何所  
自思念之音疊疊不絕者逮於今焉夫民者氓也未易其  
感動庶者衆也又難其一心非功利之積及於下惠澤之  
漸漬自久胡不唱而同和不約而同期誠之所孚在物知  
感自後出鎮浙右入掌邦計聲先路以人悅政不言而事  
理由滑之所以著焉淮陽公代公守鎮琴瑟異質雅音同  
致邦人重濡其厚惠是用思報其前政於是左廂都押牙  
兼御史大夫房士郢右廂都押牙兼御史大夫范山才攝  
白馬縣令盧乾真洎耆老張西雲等詣庭詣閣宣贊功德

淮陽公乃跡事錄實累表上聞願刊石垂休以慰人望公  
遂懇白執政讓形於色由是所請不時得下淮陽公嘆曰  
仁極於政義臻於讓誠君子之用心也紀事揚美之道其  
在予乎今宜名碑遂賢者之志述於文抒東人之思顧謂  
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庾承宣以從事在茲詳備聞見盍  
敘之而昭示永永焉公名元素字大朴其先趙郡人也若  
崇基峻源清門茂閥歷官之前後修身之事業則紀名臣  
傳循良得以耀竹帛焉今不書不敢專也乃編邦人之詠  
係於篇末俾采詩之官得以薦馨香云其辭曰

我所思兮春之陽氣熙愉兮物芬芳枯者茂兮焚者息曷  
以比之公之德我所思兮親之慈察痛癢兮知寒飢充寒  
飢兮延性命曷以比之公之政我所思兮正始音薰然和  
兮天地心興敬讓兮去姦詐曷以比之公之化我所思兮  
鑑澄澈淨冰玉兮皎霜雪幽隱盡兮研精英曷以比之公  
之明我所思兮河之水靡晝夜兮波瀾瀾我所思兮嵩嶽  
之名山仰申甫兮霄漢間居霄漢兮興雲雨霖旱歲兮澤  
九土俾吾侯兮終獲祐望而祝之享天祚

魏博節度使田布碑

於戲節義立則人倫之風厚忠孝彰則君親之恩大罔極  
之報非死不盡臣子之心非盡不明決去就於至誠擇利  
害而無撓其生也挺身爲萬夫之特其終也成名於泰山  
之重凌視千古高居上游斯人伊何魏博節度使田公布  
字敦禮之謂也初公烈考曰宏正輔佐憲宗掃除寇逆爲  
侍中魏博節度使今上嗣位鎮州軍吏以節度使王承宗  
死上聞詔宏正除中書令代焉居一歲兵亂遇禍公時爲  
涇原節度詔追至京聞喪公卿獻議以爲討鎮莫若用魏  
魏強而近又公恩德積洽於魏以鉞賜其子布布復有能



則魏之士欣戴而效死焉詔從之公泣血號天而辭不能  
者再詔不許乃曰報君恩復父讎在此舉也如不濟則無  
其生以謝之別兄弟妻子屏門之內辭賓客朋友於西階  
之下喪輿遂北至魏則徒跣行號以見將士將士著艾者  
父兄事之齒類者骨肉親之毀家以結人心辭祿而贍公  
用明求報之道竭勵士之方冀其協心以副私志異哉魏  
之風俗久悖聲教魏之將士素染很戾懷安自固忽感激  
之勇節積驕成情無戰鬪之剛腸初猶哀公之誠悅公之  
賞雖未心化慙忘舊風無何奉詔出師抵冀之南宮縣邇

賊而振威也時討幽鎮諸軍庶事草創計司荒略供饋大  
虧公乃以本部六州之租入權以自濟冰雪方盛飛輓阻  
艱眾相言曰頃常出軍賴朝廷供給優贍軍府因以完濟  
今者瘠已肥國尚書無乃太公忠乎旋以滄景喪敗王師  
不振諸軍顧望莫有鬪心賊使間諜騰肆飛語以不固之  
志加懷怨之心望風聽聲將欲謀亂咸有見者宜圖其休  
全身保軍以俟後舉公仰而號曰天子徵兵以討叛亂吾  
特授旄鉞復其家冤將軍雖死國典斯在豈蓄縮完守爲  
不忠孝之臣乎眾知公不可迫因師行而遂潰中軍不同

其謀奉公達於魏城眾又言曰魏土不知朝化久矣刑賞  
禮樂皆自己出近以保富貴遠以貽子孫苟能從眾之謀  
則捧戴如舊公知其不可以道化又難以力服時太尉之  
靈座在魏之官署公陽以入臨人不以虞慟哭伏劍眾驚  
至而絕矣春秋三十八噫相國李公愬先公帥魏眾以貪  
亂李不能制閉域以自固重幣以貸死及公初至悖氣尚  
存邀賞撓法一唱萬和况鎮之軍於魏舊有救敗德兩軍  
相觀如親戚焉寧有一人之忠義化六萬之肝膽三月之  
將帥移六十年之舊風強其陸梁計其相觀同駭愚蔽知

其不可李石有言曰重耳教訓三歲而後敗楚勾踐生聚二十年而後滅吳以中古之慙信晉越之馴伏尚且遲之况今魏乎聞者信之及公終也賊眾感義而退守王師聞風而憤激達於朝廷天子壯其節而哀其死為之廢朝公卿泊百執事咨嗟悽憫久而不絕及喪至則弔周慙恤禮備而恩加焉贈尚書右僕射以長慶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葬於萬年縣白鹿原公之大王父曰廷輝安東都護司馬贈右僕射王父曰玠相州刺史烈考中書令贈太尉而勳高位崇至公而名重節立蓋以茂德為濬源大忠為厚趾

克生賢哲焯燿邦國初自魏之裨將以謹幹至大將自侍  
御史以討叛勞至大夫以平蔡功爲金吾將軍以長材鎮  
要衝爲河北節度以多略靜邊陲爲涇源節度在裨將則  
辨冤囚太尉無淫刑矣領征軍則備賊之驚突諸軍因之  
立功矣爲金吾抑同列而不遏諫官聖朝有容直之美矣  
帥河陽也則省將而多戰卒滅賊而守詔條於是乎兵實  
而人安矣鎮涇源則勸其力穡教其騎射於是糴賤而人  
能矣其大材敏識有名臣之體要深謀善計得良將之精  
華善而不伐高則思降無豪貴之侈欲慕廉讓之高風惜

乎壯年有志不立豈天意用斯人以激其怠惰警其奸兇  
者哉伏劍之辰手操遺表陳兇逆之根本明將帥之儀矩  
聖君因得辨邪正可謂始終之善者也其遺孤及門吏知  
予夙奉周旋感激名義請揚盛烈於萬斯年銘曰

具體皆人能恥者誰輕死重義謂之有思豺狼貪憚力不  
能支部下將貳誠無所施上虧國恩中冤父私兩志莫遂  
顧生奚爲明者獨斷勇夫不疑忍恥偷安犬彘等夷醜顏  
冒寵復何人斯誠貫心膺竟違我期利刃貫胸血殷喪帷  
軍士喧駭逆黨忸怩義風激揚征車不衰自居所重

得之地察天明稱為神祇雅有節鉞流聞邊陲青史長存  
馨香葳蕤

杜奕

奕貞元時人

芭蕉偈

幽山淨土生此芭蕉無心起喻覺路非遙

崔元亮

元亮字晦叔磁州昭義人貞元十一年進士元和中累轉  
駕部員外郎出為密歙湖三州刺史文宗朝遷右散騎常

侍歷虢州刺史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

對毀方瓦合判

得太學博士教胄子毀方瓦合司業以爲非訓  
導之本不許

學於是專教所以立信尊賢可上在易性難從眷彼儒流  
職司學校誠宜警不及之誠懼將落之辭苟毀方以爲心  
雖容衆而奚用且非善誘在傳授而則乖曾是詭隨於博  
裕而何有不可以訓無易由言請從司業之規無取學官  
之見



邱絳

絳爲魏博節度使田緒賓佐與同府侯臧爭權緒子季安  
斥爲下縣尉俄召還生瘞之

常山郡王田緒神道碑

維天以五星辨經紀維人以五常垂教化奉天者皇王牧  
民者侯伯故五星失次舍而天綱乖五常悖倫理而人紀  
壞非夫人神厭禍天地合德俾降英傑以靜邦家則無以  
正綱紀成教化矣皇唐九葉今上馭歷之五載得佐命戡  
難之臣曰田公諱緒字某北平盧龍人也系自唐虞盛德

載世祚於全齊醇仁酣和衰周鼎遷暴嬴壁返劉項角逐  
正者得之則齊王橫去國隕身與義終始議郎疇立功逃  
賞興讓澆薄十數世家於北邊議郎卽公之十五代祖也  
至皇鄭州別駕璟生公大王父安東合都護贈戶部尚書  
有遮虜護塞之勳而生不登貴位加以齊王之秉節議  
郎之遺榮濬源茂本故尚書克生太尉承嗣歷檢校戶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博貝相滄德州節度度支營田觀察  
處置等使尚書左僕射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魏州  
大都督府長史封鴈門郡王歿贈太保累贈太傅復魏州

大都督公太傅第六子也乘博厚之慶得堅剛之氣君臣  
之大節理亂之形兆實天賦不言而知侯王之姿見於童  
孺太傅朗識異而器焉以諸侯之嫡拜京兆府參軍兼五  
領騎士深得將略鳴弓上馬雄稜挺然無何太尉寢疾或  
以措置故事不歸於公聖朝載懷輯綏永顧勳績爰命從  
子俾侯於蕃既履四封乃遷六官付畀於天威惠在已主  
恩寵章赫赫煌煌孝未昭而忠隳正不悟而邪及志惟悖  
德動則無名是以河朔塵飛隴右霧塞青兗既叶幽冀未  
同見多壘於魏郊發天兵於隴坻曠日持久連年不平履

危者若安處禍者皆樂置然相視孰辨其非公斷天下之疑達天下之務以爲君親可報也世德不可墜也犯是二者生將何爲於是歔歔流涕冀其感寤靡有虛日而無正言及京師變生翠華順動人望愈惑堅不可離星辰之間戎帥薨謝師人將士退迫公理軍公清望威名衆所欣戴且曰吾先公太傅之冢子也仁而能斷嚴不至殘當去禍就福化危使安敢以死請期乎息肩公雖懇辭人實誠奉於是三軍之裨將列城之守宰及士吏卒伍大和會於旌門之外而聽命焉公乃陳其逆順曉其利病西嚮稽顙如

對天顏萬人歡呼式抃且舞受公相誓如履夷途曾不崇  
朝而獻狀行在於時黃屋南巡於巴濮元兇僭盜於鎬京  
擢兵者鱗差失節者踵武公挺身禍敗拔跡危難掃氛侵  
之未開定危疑於已變乃分遣寮屬結約諸侯迴成德向  
闕之心合昭義勤王之志雖漁陽之勁悍北虜之猖狂公  
精誠籲天銳氣蟠地能走馬實於魏壤覆朱滔於貝邱希  
烈勢孤賊泚援絕訖於收復經啟自公巍巍碩勳孰與公  
比由是捷書上聞未幾而降優詔拜魏博節度管內支度  
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魏州大都督長史兼

御史大夫君臣之契運昭泰之元符千載一時灼見茲日  
及六龍駕返九有風清然後議刑賞頒慶賜則公之茂績  
結於宸衷卽日加工部尚書節度等使如故上復以麾幢  
之任賢賢也腹心是託親親也親賢之選簡於帝心賜公  
姻戚尚嘉誠長公主公主肅宗文明武德皇帝之孫代宗  
睿文孝武皇帝之子今上之妹玉潤貞質蘭芳粹容德配  
元臣道光卿族降自九天歸於列藩獎納忠之誠重匡戴  
之績由此見公之寵畀羣后也昔漢張敖曹窋皆因緣戚  
屬稱榮主第若公之分茅胙土樹牙推轂上自振古迄於

聖朝一人而已尋遷尚書右僕射特封常山郡王食邑三千戶明德也改封鴈門真食五百戶襲慶也公惠訓封圻按部師律恢皇威以勉羣師敷渥澤以潤蒸人禮讓興行廩積斯實修整人紀統和天常夷難戴君每爲已任朝廷褒是休烈爰咨弼諧以本官就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參廟謀又統兵柄方將剗胎禍之未兆措理本於永貞張三光之明調六氣之府致君堯舜身作夔益豈獨鎖結燕趙連衡齊魯嘉言有聞而遽嬰寢疾以貞元十有二年四月十日薨於戎府享年六十有三天子震悼不臨朝者

三日列辟相弔邦人大慘即日詔遣尚書職方員外郎房  
挺申賻綈之恩備君臣之分追是勳伐冊贈司空詔書褒  
寵禮加常典不踰時而命公命子節度副使兼都知兵馬  
朝散大夫試光祿少卿兼御史大夫季安纂厥戎政式光  
茂烈雖哀過乎禮而義貴從權寧息魏人藩翰王國稟君  
之命移孝作忠生而顯榮歿有遺祉薰灼今昔在公一門  
越以其年十月四日葬我公於魏州貴鄉縣金堤鄉吳河  
原邇先太傅之塋禮也嗚呼公精彩朗徹志氣雄厲性通  
事表心達化權二十總戎三十作相俾魏博爲順本功以



之高奉家國於正初孝以之大忠孝斯立福壽攸歸何蒼  
生失望國棟斯折古今之恨可勝言哉公有子三人長曰  
孝和朝散大夫使持節澶州諸軍事澶州刺史兼御史中  
丞充本州防禦使少曰季直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  
史大夫充魏博相貝澶衛等六州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  
察處置等使季安公之次子也十五授鉞爲唐名臣固河  
山葉奕之封奉貴主慈嚴之命光闡前烈其不朽與公左  
右王家底靜藩閫功勳大略書於惇史若乃垂休聲於開

國之地申罔極於元侯之恩刊勒豐碑光顯舊壤門人之  
事也追慕恩顧直而不文其辭曰

三光昏霾兩儀否閉爰資英傑用替開濟天人合符斯人

命世其一塞直盧龍山橫紫蒙元精委輸慶發於公其勳惟

茂其德惟崇其二建中季年兩河難作淮圻怙亂燕趙濟惡

洶洶鯨奔狺狺獸搏其三翠華順動關右塵飛戎輅載駕苞

茅不歸且懷疑顧孰就是非其四時惟我公拔迹艱阻率彼

叛徒悉爲王旅白日精貫丹誠自許其五婪婪燕寇嗇禍稱

兵動搖東夏應援咸京旌旗蔽野種虜連營其六公仗天威

修鄰叶志忠見於時泰生於否十萬姦兇一敗塗地其帝  
嘉殊績乃授藩維輯寧有土惠訓成師威令自肅仁風載  
馳其乃作官師真食茅土窮寵極貴封王尚主恩光顯融  
獨映今古其既司右揆爰作上台皇猷允穆俗阜爰來人  
望匡弼天胡降災其冊贈司空念深宸展道則致君人而  
知子帝命元侯傳封四履其十高墳峩峩先隴之旁河掃  
通氣沙麓連岡歿而可作公其不亡其十

李應

應貞元十一年進士歷官戶部員外郎郎中

對爲其師掃判

甲爲鄉學生爲其師掃或詰之失禮訴云有近  
賓將至

顓業就師有大小之間函丈待扣慎先後之傳故得怡然  
有孚相悅以解甲強學自立博習成性摳衣以往如趨闕  
里之前請益而來疑在舞雩之上宜務知遠者而願學焉  
仲尼先乎祖述傳說念以終始豈可異子皮之言淺者何  
效師卜商之業末也無如或屢聞長者之言將習少儀之  
禮心善魏勃宜拘袂於席前志異陳蕃或洒掃於庭內不

議罪此無施勞心

對四品女樂判

乙有女樂一部御史按之云見任四品清官仰  
處分

禮不與奢慎微以從事用過於儉在貴而能貧乙也不愆  
其儀匪解其位詎聞不擊不考同詩人之鼓鐘而乃翕如  
純如類文侯之冠冕東山逸態事比謝安後庭曲施意齊  
田蚡法司所舉允執厥中儻人惟通班列四備之嘉樂國  
成有命因五利以和戎理宜捨之以勸能者

王播

播字明敷其先太原人父恕官揚州遂家焉貞元中進士  
舉賢良方正異等憲宗朝累官禮部尚書充劍南節度使  
穆宗立拜刑部尚書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  
為淮南節度使敬宗朝加檢校司空文宗朝加檢校司徒  
拜尚書左僕射復輔政封太原郡公太清宮使大和四年  
卒年七十二贈太尉諡曰敬

請禁帶兵器牧放奏

諸縣皆有鎮軍並隨逐水草木放牛馬賊徒因茲假託挾

帶軍器晨夕混雜善惡不分伏請從今日已後牧放之徒  
不得躬帶刀劍器械等物放仍請詔下後十日外有犯者  
百姓所在集眾決重杖二十屬軍者許臣擒捉牒送本鎮  
亦准例科決仍便解退其近城弋獵准前後敕並以禁斷  
公郡駙馬將軍子弟鷹鷂准敕但許城南按放不得輒  
越諸界並請不得別持刀劍等所冀邦畿之內盜賊屏息  
居人行客晨夕獲安

定館驛就廳先後奏

准故事御史到館驛已處上廳中使後至卽就別廳如中

使先至御史亦就別廳近日多不遵守中使或不詣往例  
貴欲逾越御史若不守故事俱失憲章喧競道途深乖事  
體伏請各令遵奉故事冀其守分

請放還配流人奏

天德軍五城及諸邊城配流人等臣竊見配流人每逢赦  
恩悉得歸還唯前件流人皆被本道重奏稱要防邊遂令  
歿身終無歸日臣又見比年邊城所配流者多是胥徒小  
吏或是鬪毆輕刑據罪可原在邊無益伏請自今已後流  
人及先流人等準長流格例滿六年後並許放還所以抵



法者足以悛懲滿歲者絕其愁怨

分別配流人罪奏

準本年九月十七日敕自今已後兩京及關內河東河南河北淮南河東西等道州府犯罪繫囚除大逆及下手殺人外其餘應入死罪者委所任官長審量事狀但情非巨蠹並免死配流天德五城諸鎮臣謹言敕文除大逆下手殺人外餘入死罪科目至多若不舉其條流或慮中外處斷不一今請犯十惡及故殺鬪謀劫私鑄錢造偽并京兆界持杖強盜不論並依律文及前後格敕處分自餘死刑

卽請準今敕減死配隸天德五城有妻者仍準式勒隨流人其父祖子孫欲隨去者任去

請令程异出巡江淮奏

伏以軍興之時在繫財賦國用之本出於江淮頃者劉晏掌領鹽鐵租庸每自巡按至於錢穀利病州縣否臧隨以上聞使得釐革臣緣在城務重不獲躬行伏望遣臣副使程异特以詔命出巡江淮其諸州府上供錢米如妄託水旱輒有破除伏請委程异一切勘責聞奏其度支戶部並臣當司合送上都行營錢物并令急切催促其遠年逋欠

亦委具可徵之數聞奏

請換貯東渭橋米石奏

東渭橋每年北倉收貯漕運糙米一十萬石以備水旱今  
累年計貯三十萬石請以今年所運者換之自是三歲一  
換率以爲常則所貯不陳而耗蠹不作

Blank columns containing faint, illegible text impressions.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十六目錄

孟簡

白鳥呈瑞賦

批孔禹獻詩狀

建南鎮碣記

裴垣

上德宗實錄表

汰僧道議

郭子儀傳論

李逢吉

進善旌賦

文武大聖廣孝皇帝冊文

折桂庵記

石壁禪寺甘露義壇碑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十六

孟簡

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舉進士登宏詞科元和中累官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長安三年卒

白鳥呈瑞賦

驗白鳥之祥牒告皇家之寶祚蓋由天子張至仁本太素  
享宗廟而無爽薦孝敬而有度何常日浴翻皓體以來儀  
曾異火流奚丹羽之可慕凌翬翬之白鳥類振振之翔鷺  
稟純德而自甄誠眾色之難汗觀其皎皎奇狀明明麗質

霜毳潔朗玉姿閑逸不愛其瑞嘉載飛之可瞻思效其祥  
見莫黑之如失寧爰企於往代可俯窺於今日原乎孝理  
通元格皇至虔惟烏感應其容昭宣抱正色而道洽從反  
哺而名全不然則有威鳳之可紀何白鳥之是傳樂而有  
聲且不棲於楚幕潔而成質故自協於靈篇出林而日華  
亂動繞樹而月影相鮮嚮至化而遠集想皇風而戾焉眾  
而何爲悲子生之八九大而無慮笑水擊之三千爾其超  
遙高翥來不可遏見歸飛之薦臻誠愷悌之四達諒深仁  
之所化固至性之難奪若乃載鳴嗷嗷浮彩皓皓受西方



之精氣自洪爐而鎔造遐想其蒼赤呈祥豈與乎雪霜同  
縞且夫仰稻梁而自若彼徒籠夫僊鶴待馴狎而不還何  
必招於白鷗且養素而委質非取容而強顏故下臣賀瑞  
而歌曰素德式昭兮何鳥奕元質從化兮爲潔白符仁孝  
兮叶往冊見祥瑞兮流聖澤

批孔禹獻詩狀

薛陟不知典教豈辯賢良驅遣健徒憑陵國士殊無畏憚  
輒恣威權翻成刺許之賓何異吠堯之犬然以久施公效  
尚息杖刑退補散將外鎮收管

建南鎮碣記

太山諫卿受氣端勁爲文雅拔由進士尉陽羨安定公愛其道直延爲從事是時鄙夫次受辟書故得與諫卿遊處最密常記其撰南鎮碣彩章輝煥物象飛動當貞元之丁丑也迨元和甲午簡自給事中蒙恩授浙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使薦遊此地歲十八返矣尋奉御祝有事於鎮求當時之碣則未樹立因訪太山之故吏乃得舊本爰徵樂石磨琢鐫刻流芳自此諫卿永貞年爲讒賊所中謫居汀州今皇帝踐阼宰臣論其冤濫故福建廉使閻公得以上

請復歷大理評事遽徵拜監察御史未經歲臺丞上薦不  
次遷侍御史以言語明切將酬相府且不入出爲巴州刺  
史持逸羣之才略瘳疲人之疾苦理行居最再移資州如  
巴之政今復爲洋州課績大著噫共戴華髮相逢幾時所  
不間者頃以至人寶相淨樂之法更說迭講次真空處入  
性海道動於世間而不世間故可記也十年十月十日建

裴垺

垺字宏中河東聞喜人第進士貞元中賢良極諫對策第  
一元和初爲翰林學士轉考功郎中知制誥累遷戶部侍

郎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院大學士罷爲兵部尚書六年改太子賓客卒贈太子太傅

上德宗實錄表

臣聞格天周物之功繼統事難疑之績屬當興運則事顯一時貽之後來則名示百代是以舜謂盡善禹稱無間典謨斯在芳烈可徵雖垂訓必資於濬哲顧不朽亦賴之紀述爰以德宗皇帝臨御天下殆三十年躬勤庶政戡薙羣慝消復厄運大拯橫流貞元之後天下無事亭障寢柝梯航獻珍納蒸人於壽域兼前王之能事加以聖政多暇睿

文間作篆諸金石播於管絃扶持翼武之勳死節納忠之士亦猶星拱辰極雲從飛龍君臣協期事業光大宜當刊錄以垂無窮陛下掃清寰區恢復祖業執契求理思覲前鑒爰詔臣等俾加撰錄臣與修撰官祕書少監蔣武以去年八月論著絕筆勒成德宗實錄五十卷繕寫整飭今已就功臣等學愧前修職叨東觀雖談天測海未究其高深而褒善貶惡靡慚其良直徒極搜采尚懼闕遺臣屬有犬馬之疾未任躬自獻上伏以國之大典夙奉德音編簡旣終稽慢爲罪其實錄五帙五十卷并目錄一卷謹隨表獻

上

汰僧道議

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官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爲編人官爲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爲廬

舍

郭子儀傳論

汾陽事上誠蓋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得士  
心前後遭罹倖臣程元振魚朝恩譖毀百端時方握強兵  
或方臨戎敵詔命徵之未嘗不即日應召故讒謗不能行  
代宗幸陝時令以數十騎覘賊及在涇陽又陷於胡虜重  
圍之中皆以身許國未嘗以危亡易慮亦遇天幸竟免患  
難田承嗣方跋扈魏州傲很無禮子儀嘗遣使至承嗣西  
望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爲  
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獨子儀封幣經

其境莫敢留之必持兵衛送其爲豺虎所服如此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頤指進退如僕隸焉幕府之盛近代無比始與李光弼齊名雖威略不逮而寬厚得人過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貫私利不在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從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聲色珍玩堆積羨溢不可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有四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貴



壽考繁衍安泰哀榮終始人道之盛此無缺焉唯以讒怒  
誣奏判官戶部郎中張譚杖殺之物議爲薄

李逢吉

逢吉字虛舟隴西人第進士德宗朝以薦爲左拾遺元和  
中累遷中書舍人加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罷爲  
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立拜兵部尚書復知政事敬宗朝  
封涼國公兼右僕射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徙宣武召拜  
左僕射兼守司徒大和九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諡曰成

進善旌賦

以設之通衢俾  
人進善爲韻

皇唐之與伊唐也濬哲文思異代同時咸進善以欽若又  
建旌以求之不進善焉何以延側陋之士不彰別也何以  
嘉讜正之詞是宜式創宏模聿陳令典綴析羽以藻耀植  
修竿之偃蹇相其地以崇樹所宜因其人以康莊是踐卽  
之者有以翊聖瞻之者於焉遷善忠謇之徒風馳雲趨畢  
效臣節同膺帝俞猶金礪而君臣合契類土圭而形影相  
符迴立峒亭而克同國柄直行勁挺而自陟天衢由是悉  
索草茅罔資介儼高懸垂逮下之德仰視知不言之信咸  
策足以員來思捐軀而自徇同於舞羽至誠之感必臻異

彼弨弓非禮之招不進大哉求仁其必有因懿此標表本  
乎諮詢制其事者上惟允恭之帝集其下者眾皆可封之  
人是必隨謗木以用舍與諫鼓爲等倫若夫容衛繁多制  
度奇詭元蛇始務其厭勝翠鳳式崇乎侈靡熊虎之示勇  
則那日月之比崇徒爾寧有裨於啟沃且無取於率俾偉  
夫有臺有宮胡爲乎途中所以闡於聖聰使無不通爰樹  
爰揭豈惟乎人悅所以尊彼雋傑使皆就列然後朝廷邁  
德嗣於羲軒得賢方於稷契躬好問之裕有知人之哲固  
以日奏於嘉言矧斯旌之攸設

文武大聖廣孝皇帝冊文

維寶曆元年歲次乙巳四月甲戌朔二十日癸巳攝太尉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上柱國天水郡  
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趙宗儒及文武官六千五百四十  
一人等言臣聞自古王者之御極也必上奉乎天地丕承  
乎廟祧法天地所以宅八紘嚴宗祧所以垂萬葉非休聲  
震越不足以齊燾載非尊稱超卓不足以光祖宗則名實  
之際不可誣也肇自上古質文未具號兼三五事本羸劉  
其後正閏相承南北更王僉事因襲而罔圖旌別苟鴻猷

既洽徽數莫申貽諸裔昆靡所稱謂抑當時臣子之罪非  
所謂納君於善者皇唐列聖備有典常高宗而降代享不  
號以至於元宗之治平肅宗之盪定德宗之烈文憲宗之  
戡翦先聖之克荷重熙累盛震邁古昔未有不由斯者已  
伏惟皇帝陛下濬哲自天寬仁在躬聖齡方富睿德咸稱  
行懋於朱邠聲飛於青宮始踐阼而虞舜之大孝聞焉既  
郊天而文王之小心著焉竭愛敬於西宗疑示儀刑於四  
國慎柬名傳優寵直言自嗣位已來百度維新九圍式敘  
邊烽罔不罷屬國罔不來靈化有肸蠁之助風雨無伏愆

之候至元至蹟可勝道哉由是百辟羣司者儒碩士文武  
臣庶緇黃幼艾殊形一心異聲同辭隳肝瀝膽元上徽稱  
其誠至矣吾皇猶惕然三讓不得已而俞焉斯謙尊而光  
卑而不可踰者也夫經緯天地曰文則二儀交泰矣克定  
禍亂曰武則八蠻順軌矣格於上下非聖歟通乎神靈非  
孝歟臣等恭考庶言強名聖德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  
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伏惟陛下祇上帝之眷命  
荷累聖之儲休外順四夷內從百辟時承昌運昭受鴻名  
然後躬大易不息之義思禮經日新之旨鑒拜休之至誠

考無過之格言以緝熙庶績重其文以斥去羣邪盛其武  
以目達四聰載大其聖以慎守九廟益廣其孝克儉克勤  
有初有終所疎者佞所近者忠畋遊必省獻替必從無忘  
我高祖太宗之丕烈以永家邦臣宗儒等誠歡誠懼頓首  
頓首謹上

折桂庵記

匡廬之秀粹於眾嶽五老之英奇於眾峯謂泉嵐卉木煙  
靄之性和而利福茲收居無鬱厲無翳勃之害於物也大  
哉上上疑之清寧之境耶吾頃年奉家君牧九江得從白

鹿先生濬之遊觀焉志羨則詠真之鄰也有獅子峯下古  
傳謂幡竿源者其風清英泉石可依足以變昧職之歸真  
寧歟疑濬之導吾結隱室於是源而居誠以逃俗染溫智  
習飲超揚之味分浩然之氣也不得不爲擇地而歸耶洎  
折桂上都選調分秩之後忘是境也嗚呼迅變十有三祀  
矣隱室有浮圖杜氏者守而燕葺焉杜氏泛道者之譽熙  
熙焉亦久矣家君之夙契者浮圖真士也吾今罪走虔疊  
道取湓城思隱室逍遙之風悒悒滴淚杜氏訪吾迺喜色  
浮而恨痾釋半矣不復泉嵐之期誠快快乎隱室歸杜氏



人與地相符則無虛擲也得杜氏言曰僧之居儒之居名其異也今君子隱居易爲庵狀有年矣欲錫以名同日月數斯名無朽哉抑吾昔性識因地而清道業因室而精性清道精而名乃成本實無忌者吾門至行也室旣爲庵宜以折桂爲名貞元辛巳歲六月十五日李逢吉述

石壁禪寺甘露義壇碑

唐有天下仁聖奕葉文武重光憲章於古損益以正革去雜霸煽揚淳風於二皇三代有全德於周公孔父無違命獨以空門金人之教清淨叶於天綱孝慈禪於人紀考之

經義則不悖施之帝典而可大式克惇尚許其踐修於是  
人知崇本家有清信空法匝於寰區真經侔於墳籍則道  
斯備矣凡彼列刹布於列郡而我三壇角於三都在西都  
曰靈感壇在東都曰會善壇在北都曰甘露壇洪惟適道  
之通軌歸心之真宅甘露壇在府之交城縣石壁寺清淨  
大苾芻慎微稽謀之初欽若佛旨日將漸位地疑是繫禁  
戒惟厥授受必資壇場不嚴重何以肅凡心不精願固克  
迴聖鑒不宏闡曷足流大化不砥礪莫有就靈功且欲以  
齊三京之宏觀補是邦之闕典乃銳其戮力誓之以死蘄

於高貲邸彼崇信入貨者波委就役者子來掘及九泉實  
以香土築之三層布以正礎殫山水之勝極土木之工功  
費鉅萬瓌奇莫二自貞元癸酉歲暨丁丑歲而能事畢是  
歲有事於靈壇凡數郡之內碩學舊德顓蒙之師大和會  
凡千里之外激節齋志去家之徒駿奔走自四月八日至  
二十四日而法會罷俾夫來者宿殖遽生聚舊汗闕清滌  
恆性鎮有守妄見寢不作至靈加之易外境汨之難精誠  
歆以交感凡聖忽其相接歡聲喜氣被於山谷休譽令儀  
播乎宇宙其大哉茲至道妙蹟之無量無邊其魄疑見於

事者可略而紀昔應身示滅像教爰布輪旛既三轉趨之不  
一而闕別道俗攝持身口莫疾於尸羅近世之弊主者有  
經費求者必執贖旣叨憤而有交利之患顧怠惰而無與  
進之心則中途而北者十四五而大化斯蠹矧或師未善  
教而法禁廢弛事鮮成命而去取溷淆懿夫宏濟爲心周  
給於衆則人以勸廷辯其能詳定其要則事有倫五載而  
一會使人跂之也萬衆而無擇使人趨之也謂東漢感夢  
以還釋流傳授未有盛於此者故自興作每多符應巨功  
方半景甚清霽甘露垂珠於草樹者三日以旌美志緇素

同觀大眾日集時屬旱暵靈泉湧溜於山澗者數所以辦  
禮食賓主咸賴由是節度觀察使禮部尚書李公以文武  
中肅休勳懿行而志尚營道監軍使以勤敏寬仁長材曠  
度而性惟與善相與叶心同德表請錫名曰甘露無礙義  
壇且又降之素書用嘉褒美出其清俸以爲賜予斯足以  
駭見聞而洽謠誦矣夫宏道設教得其人而後行前志又  
云天時不如地利禪師本姓齊氏薊人也姜水舊族漁陽  
德門畋襲軒冕夙彰行義脫屣代祿奉身高驥初隸名本  
郡憫忠寺窮修多之藏究毘尼之學演律爲粵主傳戒爲

常師了法之無住遊方而至止因感父德先后聆神鍾疑  
翔仁祠之勣嘉道綽大士精修禪觀躋淨畧之風而峯壑  
崇邃林泉詭異據全晉之右壤面興王之舊京宜作聖域  
以嚴佛事亦既經始於焉肆勤綱維及寺之耆艾上首等  
率能奉法以慎身觀妙以成性用充佐佑誕臻厥成則又  
知清行勝概之若此雖欲勿烜爲宏圖而莫可已於是緇  
流俊賢搢紳諸儒洎清信士女百千人俱議欲刻石以存  
不朽弟子逢吉用六經之餘雅修無生而亦窺龍宮之祕  
故得以聖朝君臣之至化空門聖賢之妙道合而爲頌以

簡於後其辭曰

釋氏之宗泊乎無爲生殖光大衆妙攸依道號無涯智不  
得知誕設炯戒揭其宏規亦旣潤色爲之羽儀乃睠後賢  
異代如期持律之士若優波離能以厥躬爲衆元龜亮直  
端潔宜作之師在法末流典制寢隳忘味輟寢誓志興衰  
乃經斯壇究盡瑰奇赴者如市來其如歸靈泉川流膏露  
珠垂佛日在上赤乎增輝穆穆聖君唐虞同時端拱思道  
而人畢隨京邑有三壇乎如之越有大賢鎮安朔陞請錫  
嘉名用光於茲旣賜予矣褒之以詞緬懷元猷祇率皇威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十七目錄

獨孤申叔

資州獻白龜賦

卻千里馬賦

處囊錐賦

樂理心賦

審樂知政賦

服蒼玉賦

張濛

登春臺賦

鎮國軍節度使李公功德頌并序

段文昌

修仙都觀記

菩提寺置立記

諸葛武侯廟古柏文

平淮西碑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十七

獨孤申叔

申叔字子重德宗時博學宏詞中第爲校書郎

資州獻白龜賦

以泰平將洽神物效靈爲韻

皇帝在位十五載西人獻異龜於王庭匪青黑以飾體特  
潔白而成形融彩可嘉且不溷於五色呈祥有異詎止齊  
乎四靈蓋以我皇行化無外止戈偃武人綏道泰升至德  
於元穹降殊祥於神蔡且夫龜者稟先知之異白者表司  
殺之方豈天意興威於有截俾臣下受命而無將西土是

生實西方而主義被甲以至猶帶甲以來王不然何以曖  
純容皎素甲皓霜華而浹洽炯玉質輝金精凝雪彩之清  
貞泳靈沼而冰靜息泰階之砥平足使孟津之鱗恥捷乎  
素鬣越裳之雉羞奮於翹英矧乎稟殊姿體異貌陋三足  
之爲美匪六眸以是效其用也或協聖人之心其動也克  
符智者之樂然後知戲朝之虎不足徵銜鈎之狼不足神  
彼駒來思徒稱皎皎爾獸至止虛擅諄諄未若茲瑞德無  
與鄰應天之命昭王之仁非櫝中之毀棄不蓮上以因循  
將順乃元穹以呈其貺曷思乎綠水而返其身則彼寧王

有遺元緒又安得正以倫嚮非我皇從道不拂必將混於  
介族詎得分爲理物宜乎冠異紀首靈篇且無使其湮鬱

卻千里馬賦

以上之所班諸  
侯不貢爲韻

惟漢德之雍熙俾遐荒兮肅祀布澤所治致遠人之樂只  
任土必貢奉良馬以來思殊乎皎皎陋乃駉駉翼八鑿以  
御矣齊四牡以維之由是朝發於兮邊夕獻於君所倏追  
風以掣電邈千里兮一舉仰駿驥之居周鄙驕驕之在楚  
故將進薦於象魏庶得超遙於苑囿帝曰斯馬爾其還與  
旅葵之訓今則皎如歸獸之義寧當忽諸矧乃乖乎法駕

而不合於乘輿且帝之御也厥儀惟舊帝之動也其道惟  
守驅千乘以啟前羅萬騎以居後分青旌兮在左揚素旆  
兮在右儼五路以居中矯六龍以齊首龢鑾是響將節乃  
疾徐次舍有期豈宜乎奔走蓋順之而可信違之而則不  
雖千里兮足珍於一人兮何有矧乃場苗既食馬政攸班  
間以赤兔兼之白駒叶圖之駒伏阜稱德之驥在閑足以  
驅馳於九域之內足以巡狩於六合之間宜乎旋爾故鄉  
歸於舊壤超乎半漢適彼莽蒼庶逐北風之思卻從東道  
之上俾得交頸裔土翹足荒陬克全真性有歸羣休同越

地之放象似桃林之罷牛豈比驂騮卒見羈於造父寧同  
屈產終服御於晉侯是知漢文之德彌尊歸馬之猷克中  
示後之立國者盡規矩之以卻遠方之貢

處囊錐賦

以賢者處代必  
聞其人爲韻

囊之爲物也虛受而無遺錐之爲器也利用而攸資彼式  
處焉必將勁而出矣此乃柔止安得固而藏之遂得耀穎  
於紉縫之處呈銛於挫銳之時諒過之兮不可非剛克兮  
何其炯炯乎從革之資纖纖乎徑寸之質露微銛以外見  
透虛囊而首出方同人之處晦靜以求伸比達士之奮奇

物莫能屈既藏身於不固寧脫穎之無必觀其觸之必徹  
指之必穿方將動而愈出孰曰鑽之彌堅所以趙氏克明  
因之而興喻毛生不讓比之而自賢信立德而法矣誠有  
待而言焉且賢之在代也或默或語猶錐之在囊也或出  
或處囊雖固兮錐必自分代雖溷兮賢罔同羣豈比夫不  
銳者載繁載考而莫出不善者四五十而無聞是以匪  
無思乎指地將有望於決雲吐穎呈鋒磨礪而自我投奇  
擢異提攜而在君嗟乎道之將行也必有用我者彼賢未  
達雖執鞭而尚從我道有庸寧補履而爲下向使無銛鏗



之珍為如刀之倫縮勁挺於囊橐受頑鈍於陶鈞復何異  
恍惚之內物鳴夷之中人君子曰是事也可以為鑒戒可  
以明進退豈獨美於一時蓋垂規於百代

樂理心賦

以易直子諒油  
然而生為韻

心為靈府樂有正聲感通而調暢之理自得訢合而邪僻  
之慮不生翕如冥契混若化成孕和平於德宇保純粹於  
元精故先王立極受命制民作則修匏土革木之器備干  
戚羽旄之飾將以悅萬人康四國動蕩其心志推移於道  
德薰然而煦日以和悠爾而躋之壽域成文不亂知至樂

之有融從律弗奸見王道之甚直聲之所感性罔不悛致  
和易於無象禁奸邪於未然希夷自適鬱結攸宣苟斯須  
之不去何嗜欲之能遷况乎大樂同和至音交暢聽寂寞  
而何求視窅冥而無狀將欲革驕志以純仁化貪心爲貞  
諒在乎思不惑兮心不流安至樂兮優而柔順至性之蕩  
蕩符大道之油油純如皦如足養浩然之氣融融洩洩寧  
抱悄爾之憂是知以德音爲音則合於仁義以淫樂爲樂  
則比於慢易咸濩作而理亦隨之鄭衛興而時乃殆而信  
至化之所繫實和樂之攸資是以重華明兮簫韶若此獨

夫靡兮顛沛若彼忘味興嘆於宣尼觀風見稱於季子則  
知樂之爲用也不獨逞煩手謹俚耳正心術而導淳源非  
聽其鏗鏘而已

審樂知政賦

以同彼吳札觀樂於魯爲韻依次用

樂之爲樂也布五氣和八風政之爲大也包有截被無窮  
雖尋源泝異而致用是同故政行而樂作而樂在其中是  
以重華昭昭兮簫韶若此獨夫靡靡兮顛沛如彼鄭衛作  
而濮上慄焉絃歌聞而武城樂只故爲政之善否實由樂  
之張弛惟審樂之大義其梗概也如是若乃終始類四維

廣大象八區成質文於五色齊宥密於三無奏宮而君位  
斯合動商而臣道克符角之鳴人斯度矣徵之應事而形  
乎理方元氣政亦陰敷彼師曠傾耳而在晉季札發跡而  
在吳惟樂之道也蓋精微於此乎不然何以深聽密察善  
惡凶札寂慮居安靜志遐觀故將亡之音哀以思至理之  
感柔而寬是故君子審音以知樂存亡必見乎未兆理亂  
亦在乎先覺其道亂也噍殺作而嘽慢興其世理也乘麒  
麟而棲鸞鷲則是政之所以樂亦依於苟聽五聲以悖矣  
諒八音而忽諸方今元功已成八佾斯舞鼓處羲之琴瑟

植虞舜之干羽故能仁洽道廣澤融德溥聽之忘味殊三月之在齊化之式臧寧一變而至魯客有作樂之賦者將含容於上古

服蒼玉賦

以天子之服從此方色爲韻

天配五色惟春也蒼然地孕萬物惟玉也堅焉玉可久持故君子比德於玉蒼實正色蓋聖人形象於天歲旣陽止色其著矣東方木德之令蒼本靈威之紀順其色繫象服是宜飾其容信以蒼爲美晶熒兮其瑩如碧追琢兮其平如砥實同法服不敢違於先王有異象環獨見用於孔子

若乃太史告立春之期天子迎東郊之時映乎元冕節以  
采茨碧若生芻之色肅乎出藍之姿縈垂組而溫潤澤矣  
繫衝牙而左右流之質且異珪終乃磨之無玷色雖匪白  
誰謂溫而不緇故能間五玉先四服混元冕曜黃屋微白  
虹之皎潔對蒼龍以照燭豈非哲匠之所逢他山之所攻  
采此溫如之質擇其善者而從得佩之服之於此琢之磨  
之於彼齊蒼璧之獲薦異白玉之見毀色膺時用寧侔純  
漆之元彩非染成詎比奪朱之紫矧乎四氣莫先乎春陽  
五位莫首乎東方九有具瞻其尊也帝皇萬物咸賴其六

也穹蒼我乃應春氣之德順陽和之則爲帝者之行節候  
穹蒼之正色叢四美而具宣冠羣玉之攸克所以標嘉名  
於時令宜乎哉垂楷模之無極

張濛

濛贈太子少傅均子德宗朝爲中書舍人

登春臺賦

達萬類者莫尚於和氣鬱萬類者莫極於幽情故登臺而  
豁望得寓目於春榮高臨乎雙闕迴出乎重城洞千門而  
拂曙披九陌於初晴雲當軒而氣潤風溢檻而光清陰始

分而土膏起陽已動而泉脈生縹緲九層之端希微四達  
之眺春馭興而搖裔興牽春而窈窕鶻鷓來於東野鴻鴈  
去於南津愛烟霞而改舊嘉草樹而含新思欣欣於麗景  
情豔豔於韶春雖懜陰陽之義且知天地之仁我國家道  
洽眾靈化涵諸夏吹律豈勞於鄒衍操音寧藉於子野德  
被荒遐而有截澤周品物而無假因壽域以同歸奚樂郊  
而獨寫是知氣之所感者情情之所和者氣氣苟達而內  
愜情必洽而外慰等彼純縣之温若享太牢之味因在極  
於羨溢寧止臻於髣髴不然者太昊之令何榮老氏之言



安貴而已也春臺高兮勢峩峩鶯亂轉兮傳伐柯聊登陟  
兮一過攬春心兮未和春臺曉兮光淡淡花競落兮如  
莢遠憑臨兮一覽嫋春心兮多感感因外而重遣和自中  
而再尋任三陽之榮悴齊萬化以浮沈風何知於虎嘯雲  
何識於龍吟猶春臺之蹈泰與聖政之同深

鎮國軍節度使李公功德頌

并序

聖唐九葉皇帝平內盜攘外夷建中興永圖以崇王業乃  
命潼關鎮國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華  
州刺史武康郡王李元諒整兵隴右分鎮京西朝野訢以

爲宜軍州翕而益重復我洮罕期在於茲且謂分星衣之  
精山河之靈或穆英明爲國而生者也於是行軍司馬御  
史中丞董叔經以州人感公救其塗炭荷公拯其瘡癘露  
表羣言贊於雲隄曰臣聞鼓天下之大節莫先於忠義卻  
天下之大難莫出於才能奏勳庸播金石以爲天下表莫  
盛於碑版然則陛下宗臣元諒雄傑英勇沈斷明謀虎身  
之望夙成龍額之封果及武齊七德而克用爲模文有九  
功而能舉爲法故炳燭方召糝稗韓彭桓桓然徇國之功  
皆可揭而昌言也昔陛下薄狩郊甸爰幸巴梁虵虺畜而

毒生豺狼飽而害作內典宮闕黨與壽張何望之墾掘咸  
林敬缸窺覷蒲坂同逆相扇傾陷巨州元諒時以散員副  
戎關鎮無一塞之土無一旅之眾感憤而發招輯白徒斬  
賊使於潼津破賊將於敷谷乘勝連擊遂克城池閭閻載  
安室家相慶此其徇國之功一也勇夫重閉以備不虞創  
績墉隄是徵板幹環迴裹於修郭延袤載於通衢冀防馳  
突之鋒庶室搜牢之掠四封輻輳不震不驚益兇豎東顧  
之憂壯義夫西討之勢此其徇國之功二也州之器備自  
昔其空乃剔鑊鼓爲兵撤氍毹爲甲剡蒿揉爲弩載篲輦

爲排嚴約誓於五申肅部隊於三令勞逸斯共甘苦必分  
德以導其懷刑以齊其力義以啟其憤忠以發其誠由是  
士皆嚮方樂公戰矣此其徇國之功三也籍馬蒐乘補卒  
濟師始編簿者二千終載書者一萬進次昭應稟命於副  
元帥之軍列屯興泰分迺於尚可孤之壘元兇恃眾犯我  
中營或靡旌而來或掉鞅而去因其去也霆激颯衝分翼  
夾馳邀覈其陣血鬪滄川之水屍膏灞岸之田狡勢迷窮  
不能復振此其徇國之功四也蒼茫御苑橫矗長雲摧百  
堵而洞開擁三軍而徑入姚令言望旗而潰張光晟棄甲

而奔轂騎爭追若燎於藪賊泚憂迫躬率全軍驅其恟恟  
之徒揮我堂堂之衆一鼓而北竄死真寧氛祲廓而黃道  
清腥穢消而彤庭肅頓師章敬都邑晏如迎大駕復於咸  
秦還大兵散於陰晉此其徇國之功五也李懷光阻河拒  
命竊弄戈鋌北連絳臺南抵黃巷選朔方之健將保朝邑  
之離宮陛下特詔攻圍重鞠戎旅總於經略丕冒平涼或  
倚擊其救兵或邀絕其餉卒力殫命窘因乃求降未殲當  
道之豺且磔吠籬之犬此其徇國之功六也進屯河縣接  
邏官橋雖竹纜已焚而水口將渡大憝知窘猶懷鬪心乘

時出奇幸於有勝遲明遇伏卒以無歸恚感窮城因絞中  
閣三條以謚三輔斯寧此其徇國之功七也戎羌不道倣  
擾西陲驟掠邠涇深入鹽夏狃其橫猾溽暑仍留苟不用  
權若何攘暴迺勵我鷹揚之旅乘其馬瘠之時張皇軍形  
緩俘令逸然後排烽結隊加竈翻營師未逾於洛源寇已  
還於河曲此其徇國之功八也娑婪藩虜匿詐求和重違  
修好之言用許尋盟之約諸軍畢會是燭沈疑陳其不誠  
請以為備且曰古者諸侯相見兵衛不撤警也今犬羊反  
覆未可以端拱待之乃距平涼二十里所柵為壁塹為壕

設晉師教前之伏修楚臣勁後之殿練銳三千涉涇式遏  
既而升壇將歆果以惡來聲若河翻勢如山進望我旗鼓  
驚眙而還禦侮之道既宏折衝之威亦著此其徇國之功  
九也良原縣間在涇隴西壓窮邊屏彼煙塵翦除荆棘事  
未經啟密命興功遂發軫而遽行卽建標而特起恢其制  
度峻以規模役不二旬隱然嶽立乃修廬井乃闢田疇商  
旅載通流庸偕附烽堠交於塞表保障連於峽右雖周築  
虎牢漢憑馬邑式遏亂略會何足云此其徇國之功十也  
朝廷所以降丕命策高勳重位以崇之豐爵以榮之歌鐘

以樂之邸宅以寧之自建中以來衛社稷之臣秉旄鉞之  
將除宰輔董戎外其孰能疇匹於此哉况明允豪賢勤於  
理要清恕以康黎獻簡恤以裕公私推信誠宏敬讓薄九  
賦勵三農抑浮窳之風興廉正之教一年而人知禁二年  
而人知惠三年而人知愛四年而人知誦夫然又安可使  
懋功昭德沈隱無聞者歟願聽華人篆之樂石制曰可於  
是耆壽荔非昇古沙門釋僧惠道士遊方外等千乃心萬  
乃口喜從所欲祈我筆端乃約奏章以纂成績公本姓安  
氏武威姑臧人蓋黃軒帝孫降居安息高陽王裔留宅姑



臧僕射元魏之股肱武衛巨唐之牙爪世濟其貴公又昌  
明而弱歲羈孤感於知己某某之族從駱統之姓鎮潼關  
者五年矣既申武節克建戎勳天子以敦淳可親誠明可  
信更名賜氏以昭實焉書所謂踐修厥猷靈承多寵者矣  
若夫校功王府譔德侯家雖馮異揚言已傳徽於昔歲而  
吉甫作頌庶宏美於今辰詞曰

洸洸武庸兮有虔秉鉞卽戎臨敵兮原火烈烈隊如星兮  
陣如雪進如流兮止如載轉電激兮衝風發壞苑垣兮復  
宮闕旣東征兮又西伐鼙鼓雄兮才氣傑滌昏霾兮掃妖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十七  
三  
孽河瀆清兮渭源澈功既成兮恩亦結倚鑊防兮賚金穴  
華山麗兮敷水溼惠汪濊兮威凜冽庶眎安兮羣盜絕舞  
稚童兮歌大耋城宰雲兮營偃月望麾幢兮想旌節樹豐  
碑兮頌英哲詞不媿兮勳不滅

段文昌

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西河人元和中累轉祠部郎中知  
制誥穆宗立拜中書舍人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自表還政授劍南西川節度使敬宗立拜刑部尚書轉  
兵部判左丞事文宗朝遷御史大夫封安平郡公檢校右

僕射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再徙鎮西川大和九年卒年六十三贈太尉

修仙都觀記

平都山最高頂卽漢時王陰二真人蟬蛻之所也峭壁千仞下臨湍波老柏萬株上插峯嶺靈花綵羽皆非圖志中所載者昏旦萬狀信非人境貞元十五年余西遊岷蜀停舟江岸振衣虔潔詣諸洞所石岫靈竇蒼焉相次苔龕古書依稀可辨時與道侶數人坐於下須臾天籟不起萬竅風息山光耀於耳目煙霞拂於襟袞相顧神竦若在紫府

元圃矣牽於形役不得淹久瞻眺惆悵書名而去爾來已三十四年大和庚戌歲自淮南移鎮荆門有客由峽中來者皆言當時題紀文字猶在觀宇歲久臺殿荒毀不三數年必盡摧沒於巖壑矣乃捨一月秩俸俾令修葺子來同力浹旬報就去年冬十一月詔命換麾幢再領全蜀沂三峽歷舊遊依然境物重喜登覽聞泉聲而緩步愛松色而難別遂命筆硯志於巖谷時大和七年正月五日記

菩提寺置立記

蜀城正南當二江合流之上萬井聯甍之內獨有岡阜迴

抱數里地形含秀而高坦木色貫時而鮮澤以氣象言之  
不有金刹梵宇孰能主其勝勢乎天寶末元宗巡狩此方  
崇護法教度僧建寺大啟休福至德二年長史盧公元俗  
奏置此寺以菩提爲號焉先是僧衆鄉黨耆舊相厥林野  
將興塔廟徘徊凝睇漠然無所乃諗於草堂寺無相大師  
以質之大師傳繼七祖於坐得三昧以不思議之知見破  
羣心之蒙惑遂指茲地宜開法門夫風行地上而萬竅自  
號大師一言而天心感悅故得廣輪棟宇版築垣墉翦榛  
莽以立宏規繚荒墟以羅物象大厯初節度使相國崔公

寧以此寺初名修建未就乃迎彭州天飭山惠悟禪師以  
居焉禪師卽無相大師之升堂法子也覺照圓朗了於實  
際以方便說化導羣生俗流歸依其衆日倍經始之制於  
茲復興其後有信心居士薛藏尹侶者生於岷峨得其靈  
秀氣豪量濶宗敬二乘皆能以財發身悟愛為妄捐捨寶  
貨同修梵場蚩蚩之徒隨我先倡方構雲起儼如天成觀  
乎崇殿巍巍殫於宏麗列柱屹立以壯趾攢櫨分形以扶  
拱豁紺宇而色明洞綺寮以霞散金碧絢煥逢倒影而共  
照珠鐸玲瓏無迴颿而獨響長廊之外江浦悠然高檻之

端雲峯對出有巖壑之松桂是人寰之林藪學無生者得  
自在攝威儀者無缺落住持之益其何博哉繇是言之非  
龍駕之巡幸無以建法幢懸雕榜非大師之言授無以識  
茲地占幽奇非居士之捨財無以集工輸成像設參會而  
來福祥冥感流慶昌運推乎無窮今皇帝纘八聖之耿光  
奉三無私以端拱則全蜀之保寧法輪之常運庸詎知其  
際邪徵其建立以來招化檀施者有若寺主惠嚴姓張氏  
操行端明始終無替繇歷五紀成此茂功押寺臨壇大德  
元極德高宿殖振起律儀上座惠通識敏量寬通藝兼蘊

金定全唐文 卷之百一十七 五  
都維那行持典座行謙聰悟多聞探詳經論咸緇門挺秀  
戒行精嚴若眾流爲川羣材成厦喜日月之旣就歎成功  
之莫紀年代悠緬易爲消失不立篆記將何以報眾士之  
有聞乎請余爲詞用述前迹銘曰

時久太平幽陵起兵騎入宮壺塵飛杳冥翠華西巡旋復  
天京崇演法梁爲濟羣生藹藹岡原於江之涘盤林走壤  
或隱或起建寺之辰經營於此誅茅破藪夷高堙埤云誰  
知之大師所指萬材旣構百役齊功日就月將化爲蓮宮  
正殿渠渠觚稜倚空長廊複宇霞截雲重乃有二士迴向



正法能成香刹標於濁劫瞻敬自生萬緣皆攝利益宏溥  
偉哉善業西南巨鎮地足寶坊形勝之中愛此清涼遠對  
前山終古蒼蒼貞珉既刻永播坤方

諸葛武侯廟古柏文

是草木有異於草木則靈武侯祠前柏壽千齡盤根擁門  
勢如龍形含碧太空散霧虛庭合抱在於旁枝駢梢葉之  
青青百尋及於半身蓄風雷之冥冥攢柯垂陰分翠間明  
忽如虬螭向空爭行上承翔雲孤鸞時鳴下蔭芳苔凡草  
不生古色天風蒼蒼泠泠會到靈山老柏縱橫亦有大者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一十七  
莫之與京於惟武侯佐蜀有程神其不昏表此爲禎斯廟  
斯柏實播芳馨

平淮西碑

夫五兵之設本以助文德而成教化故聖人不專任之其  
有桀驚暴邪干紀作孽道德不服則兵以威之文誥不諭  
則兵以靜之在禁暴除害而已自黃帝堯舜不能無誅至  
湯武受命武功寢盛其本之以仁義行之以弔伐惟帝與  
王率由茲道於戲創業之君勞而後定守文之主安而忘  
戰故三代之衰功在五伯未有中葉之後再安生靈前古

所無歸於聖代我唐運之興也高祖太宗以仁義之兵除  
暴隋之亂戎功祖武百代丕承元宗嘗亦內翦姦邪外清  
夷狄所以繼文之代協帝之明既而禍起於微亂生於理  
由是隴驛之眾結固於兩河斤斧不用縣厯於五紀肅宗  
代宗親翦大憝且務生育德宗順宗觀於天象察於人事  
以理運未至沴氣猶凝運啟昇平以俟後聖惟我后握樞  
出震端展嚮明考上元之心思祖宗之意掃滌區宇光啟  
帝圖不以萬乘爲尊四海爲富遵大禹櫛風之志有光武  
乙夜之勤以爲景擒七國而漢民安成翦三監而周化洽

焉有患難未去而德教可興日者李琳恃近狄之固劉闢  
憑坤維之險李錡保長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  
挺繼爲亂常三數年間盡膏鈇鑕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  
盡室來朝司空宏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闕義風所激莫  
不歸心况彭城從折簡之召橫海展執珪之覲向之談虞  
虢之存亡議輔車之形勢莫不刳心斷臂繼踵爲忠旣而  
麟見於巴賔之間河清於鄜衛之際固本根之貺昭聖祚  
之符廓清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控扼吳  
楚密邇輶轅有上帝濯龍之池同冀方多馬之國戈鋌雪

照駟駿雲屯二姓三兇憑阻作孽歲在甲午吳少誠積禍  
而斃餘殃聚於逆嗣氛祲淮瀆我方弔人省冤墾災除  
穢猶命使者持節往申寵賻以昭柔服之義示含宏之仁  
元濟刳眾拒境滔天肆逆剽葉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之  
間騷然震恐乃詢廷議咸願假以墨經授以兵符天子淵  
默以思霆馳以斷獨發宸慮不詢眾謀漢宣從屯田之議  
晉武決平吳之計至聖不惑羣疑自消於是會鳧藻之師  
得鷹揚之帥以忠武軍帥李光顏往者平朔邊靜庸蜀雙  
矛電激孤劔颯馳亦猶馮異之總軍鋒子顏之將突騎才

氣雄武可掃攬槍總魏博河陽邵陽凡三軍自臨穎而前  
以河陽軍帥烏重允當從史內誅邪謀外阻兵勢精誠奮  
發密應王師故得虜魏豹於軍中縛呂布於麾下識慮中  
正可革梟音益以汝海之地總朔方義成陝虢劔南西川  
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宣武帥韓宏請以子  
公武領精卒一萬二千時集洄曲欒書作帥鉞爲戎右充  
國討虜印統支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  
李文通夙精戎韜累習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總宣武  
淮南宣歙浙西徐泗凡五軍扼固始之險以鄂岳都團練

使李道古以先曹王臯有任城之武昔征兗渠嘗取安陸授以戎柄嗣其家聲乘五關之隘以唐鄧隨帥李愬溫敏能斷靜深有謀昔趙孟慕成季之勳復能霸晉亞夫紹絳侯之武亦克擒吳想其英徽必有以似山南東道荆南凡兩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布挾纊之恩奉如絲之命以諭羣帥以撫輿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令歸於一勢不欲分命宣武軍帥韓宏爲諸道行營都統假陸遜之鉞拜韓信之壇指蹤畫奇正之機發號申嚴凝之令然後有司馬之法成節制之師而寒暑再懼賊巢未下

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守謙肅將天威盡護諸將懸白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是甘寧奮升城之勇君文勵擊郾之志焚上蔡以翦其翼拔郾城以扼其吭以軒后攻蚩尤之亂殷宗伐鬼方之罪周公誅淮夷之叛雖以聖討逆皆三年後定百辟之議且謂久勞將決其機以安海內復命丞相裴度擁淮蔡之節撫將帥之臣分鄧禹之麾旆盛竇憲之幕府四牡業業于藩于宣先是光顏重允公武戎旅同心壘垣齊列常蛇之勢首尾相從胡騎之雄紛紜縱擊逐餘孽如鳥雀獵殘寇似狐狸干矛如林行次於洄曲



丞相之來也羣帥之志氣逾勵統制之號令益明勢如雷  
霆功在漏刻賊乃悉其精騎以備洄曲之師唐隨帥李愬  
新總傷痍之軍稍勵奔北之氣城孤援絕地逼勢危而能  
養貔虎之威未嘗矍視屈鷙鳥之勢不使露形是以收文  
城柵而降吳秀琳下興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略眾以留  
之或謂蓄患不利吾軍愬誠明在躬秉信不撓爰命釋縛  
授之親兵祐感慨之心出於九死縱橫之計果效六奇粵  
十月旣望陰凝雪飛天地盡閉愬乃遣其將史旻仇良輔  
留鎮文城備其侵軼命李祐領突騎三千以爲鄉導自領

中權三千與監軍使李誠義繼進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步三千以殿其後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鋪敦淮漬仍執醜虜雖魏軍得田疇為導潛出盧龍鄧艾得田章先登長驅縣竹用奇制勝與古為儔四紀逋誅一朝蕩定攄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大安周漢以還莫斯為盛帝命策勳進宏為侍中光顏重允竝為司空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公武加散騎常侍節制廊坊丹延道古進御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王師獲金爵之賞環境蒙優復之恩掩骼埋胔除瑕宥罪躋羣生於壽域還比戶於

可封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丞相旋請來朝後加金紫光祿  
大夫封晉國公乃眷淮瀆丞人生殖俾擇循吏撫其疾傷  
以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總領淮蔡之任天子議功雲臺  
追美將帥俾刻金石以揚休勳而百辟僉謀羣帥克讓推  
義士之志敢貪天功徵賢臣之言實在君德於是搢紳之  
士暨侯服之臣上獻鴻名式昭徽冊然後光輝千古聲名  
百蠻詔命掌文之臣文昌勒銘淮浦庶乎閱周雅者美宣  
王之中興觀劔銘者戒蜀川之恃險銘曰  
天有肅殺萬物以成雷風爲令霜霰爲刑君有武節四海

以寧陳之原野阻以甲兵在昔聖主格寧邦國武以禁暴  
刑以助德牧除害馬農去蝨賊苟非戎功孰靜羣慝明明  
我后神算精微九重獨運千里不違宵衣旰食再安中寓  
始翦朔漠旋梟蜀虜丹徒縱漚白門縛布服茲四罪豈勞  
一旅淮夷怙亂四十餘年長蛇未翦寰宇騷然逮於孽童  
逆志滔天懷柔匪及告諭罔悛帝念生人乃申薄伐飛將  
鷹揚前鋒電發齋壇命信靈旗指越我武惟揚祆氛未滅  
集於洄曲決戰摧兇豹略臨晉維留沓中桓桓襄帥奇謀  
成功浮嬰暗渡束馬潛攻合以長圍絕其飛走布德滅妖

升城獲醜商不錫肆農安其畝涸曲殘兵投戈束手帝嘉  
羣帥賞不踰時畫社啟封珪組陸離泊於蠻貊服我英威  
刻之金石作戒淮夷